

在海南众多的贬官流人中,惠洪由于是僧人,因此显得比较特殊。他一生命途多舛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四次入狱,并被削籍刺配海南崖州,三年后方得以赦免。由于参透儒佛思想,惠洪面对逆境,能够处之泰然,给后人以诸多启迪。同时,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,惠洪从未放弃思考与写作,且多有独到见解,丰富了我国古代禅宗思想和诗学建设,因此被称为“晋唐以来诗僧之冠”。

命途多舛的僧人

释惠洪(1071-1128),字觉范,后易名德洪,俗姓彭,筠州新昌(今江西宜丰)人。年幼时便勤奋好学,除了熟读儒家经典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等外,还接受了佛教禅学思想的影响。14岁时,父母在两个月内相继暴病身亡。出于童年既已萌生的对佛教的敬仰之情,少年失怙的惠洪毅然踏入佛门,前往家乡附近的三峰山,开始了学佛参禅的生涯。

元祐四年(1089年),19岁的惠洪入京师,于天王寺剃度为僧。由于当时是冒用天王寺旧籍“惠洪”度牒(度牒是旧时官府发给僧尼予以证明身分的文书),遂以惠洪为己名。之所以冒用他人旧籍,大概是因为年少而孤,无法缴纳昂贵的度牒费用。但是这一小小的事件为日后种下了祸根。元祐七年(1092年),惠洪前往江西上高县九峰山投老庵参谒真净克文,并得以结识张商英、郭天信等仕宦人物。元符二年(1099年)起,开始了云游诸方的生活,最终享誉禅林。大观元年(1107年)、大观三年(1109年)先后短期主持临川北景德寺、金陵清凉寺。

惠洪入住金陵清凉寺不到一月,即“为狂僧诬,以为伪度牒,且旁连前狂僧法和等议讞事,入制狱一年”(《寂音自序》)。从此以后,惠洪陷入了被他自称为“奇祸”的一连串灾难之中,历经磨难,“出九死而仅生”。虽然惠洪以“宝公开锁寻常事”来开导自己,但是削籍停僧牒三年还是给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。大观四年(1110年)八月,获释出狱的惠洪在衣食无依的困境中,前往投奔旧相识张商英。此时,张商英已被拜相,因此奏请徽宗恢复惠洪僧籍,并于次年上元节诏赐“宝觉圆明”师号。得到张商英等达官显宦的礼遇和庇护,惠洪喜出望外,得意地说“我有僧中富贵缘”。但是由于“元祐党禁”之故,张商英很快被贬罢相,其他幕僚也因此受到打击清算。惠洪因和张商英等过往密切,下开封狱,褫夺僧籍,受脊杖黥刑,并于政和元年(1111年)十月二十六日被发配朱崖军(今海南三亚)。政和三年(1113年)五月,惠洪获释,听其自便。

惠洪从海南北返,先拜访南岳衡山大方广寺,然后回到家乡筠州,移居石门寺。但是不久又被押往太原证狱,逾月方才得以释放。这次入狱,更是无从考证其原因。政和八年(1118年)八月,惠洪“为狂道士诬以为张怀素党人。官吏皆知其误认张丞相为怀素,然事须根治,坐南昌狱百余日”(《寂音自序》)。所幸是这年的十一月一日徽宗改元重和,大赦天下,惠洪因此获释出狱。此后,惠洪浪迹于湖南、湖北,交游

宋元

海南人物志

诗僧释惠洪：遣向崖州吃荔枝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

惠洪像

广泛,并著书传法。靖康元年(1126年),诏除“元祐党禁”,张商英被迫赠太保,惠洪的冤屈才得以洗尽,并重新获得度牒。建炎二年(1128年)初,惠洪回到江西宜丰同安,五月圆寂,终年五十八岁。惠洪入寂后,门人曾为建骨塔于凤棲山。

惠洪一生命途多舛,曾四次下狱,两次被削籍,还被刺配海南三年,可以说是九死一生,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风流倜傥、处之泰然的个性,在文学创作和佛教禅宗方面做出突出成绩。后人对其人品、学识、道业等均予以了高度评价。

“遣向崖州吃荔枝”

惠洪入开封狱后,不少亲友故旧避之犹恐不及,人情冷暖,可见一斑。他在狱中蓬头垢面,但是饮食谈笑一如平日。政和二年(1112年)二月二十五日,惠洪历经艰险抵达琼州,馆于开元寺严师院。琼州知州张子修见其伤病未愈,特地在城东北双井造庵,留其暂住养病。

在琼州逗留两个月后,惠洪启程前往朱崖军贬所,至五月七日方才抵达。农历五月,恰逢荔枝挂满枝头,因此创作《初到崖州吃荔枝》:“口腹平生厌事治,上林珍果亦尝之。天公见我流涎甚,遣向崖州吃荔枝。”作者极写自己初吃荔枝的喜悦心情,甚至将自己被刺配到穷山恶水也看成是天赐良机,先前的抑郁心情已经一扫而空。

当然,由王侯公卿的座上宾沦为流窜海外的阶下囚,由宴饮歌吹的繁华都市贬至蛮烟瘴雨的穷乡僻壤,惠洪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排遣因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忧愁苦闷。如《青玉案》:“凝祥宴罢闻歌吹。画毂走,香尘起。冠压花枝驰万骑。马行灯闹,凤楼帘卷,陆海鳌山对。当年曾看天颜醉,御杯举,欢声沸。时节虽同悲乐异。海风吹梦,岭猿啼月,一枕思归泪。”这首词作于政和三年(1113年),惠洪身为游子迁客,于穷乡僻野宴罢人散时生出国怀乡之情,表达了流贬者比较普遍的心理情绪。又如《过陵水》:“野径如遗索,萦纡到县门。犁人趁牛日,渔户聚渔村。篱落春潮退,桑麻晓瘴昏。题诗惊万里,折意一消魂。”描写了海南乡村早春景致,和谐而恬静,自有一番乡村情趣在其中,但是诗人由这个让人颇觉温馨的场景生发了飘零万里的身世之感,折射了被刺配海南后落寞的心态。这些诗作一方面反映了惠洪被贬后的真实心情,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海南风物,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和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但是,惠洪毕竟是一个参透佛经禅机的高僧,因此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,处之泰然。例如《东坡羹》:“分外浓甘黄竹笋,自然微苦紫藤心。东坡档内相容摄,乞与渔禅掉舌寻。”作者赞美东坡羹,先写其色香味,再写品尝时的情状,形象生动而富有韵味。值得提及的是,虽然史料上找不到惠洪和苏

轼之间的交往,但是惠洪对苏轼尊崇有加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苏轼在常州病逝,身在袁州(今江西宜春)的惠洪特地写诗《袁州闻东坡殁于毗陵,书精进寺三首》以作哀悼,盛赞苏轼“姓名自可磨千古,文字收藏付六丁”,认为他的逝世是“一代风流今已矣,三吴云水故悠然”,伤悼之情无以言表。他们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:苏轼一生颠沛流离,晚年时期被流贬至儋州,惠洪也是一生多磨难,被刺配海南三年;苏轼因为是元祐党人而被贬,惠洪也是因为结交元祐党人而被刺配。惠洪本来就十分仰慕苏轼的才华,能先后被流贬至同一地方,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恐怕是惠洪之所以能把“东坡羹”写得如此生动、诱人的重要原因。政和三年(1104年)五月二十五日,惠洪获释,十一月十九日自澄迈通潮驿渡海北归。《渡海》可能是惠洪在海南的最后一首诗作:“万里来偿债,三年堕瘴乡。逃禅解羊负,破律醉槟榔。瘦尽声音在,病残需鬓荒。余生实天幸,今日上归舡。”虽然诗人急于离开海南,但是对海南的风物却历历在目。

晋唐以来诗僧之冠

惠洪一生著述颇丰,现存有《法华经合论》、《楞严经合论》、《智证传》、《临济宗旨》、《云烟宝镜三昧》、《林间录》、《禅林僧宝传》、《石门文字禅》、《筠溪集》、《天厨禁脔》、《冷斋夜话》等,既有佛学禅理的解读,也有诗文创作以及诗歌批评作品,被誉为“晋唐以来诗僧之冠”(《大元一统志》卷9)。

惠洪之所以能够在多方面成就斐然,首先在于他转益多师。早在少年初入佛门时,他便在靓禅师门下学习禅理,同时还广泛涉猎各种典籍,痴迷于诗歌创作,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文化底蕴。19岁在京师获得度牒之后,惠洪留在汴京从黄龙派禅师宣秘深公研习《成唯识论》长达四年之久。随后回到江西投身高僧真净克文七年,得其“逸格禅”、“出格风”之真传。惠洪还努力向前辈禅师学习,比如他最为推崇汾阳善昭,并自称为“汾阳五世孙”。同时,惠洪广泛的交游经历也为他参禅悟道和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。他一生漂泊,“所历丛林,几半天下”,又曾游历汴京、杭州、金陵等大都市,与当时仕宦名臣、文人墨客、高僧衲子等多

有交往。仅据《石门文字禅》统计,和惠洪有直接文字往来者就多达500余人。其三,惠洪家乡所在江西,唐宋以来吸引了诸多文人墨客徜徉流连,迸发出创作灵感,有诸多名篇佳作传世。同时,宋以来,江西文坛名家辈出,群星璀璨,如散文大家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等生于斯长于斯,“江西诗派”更是异军突起,引领一代诗歌创作潮流。他们都对惠洪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刺激作用。惠洪生活年代,正是江西诗派如日中天的时候,因此与江西诗派的名宿如黄庭坚等人多有交往,酬唱甚多。

惠洪在中国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由于遭遇坎坷,游历甚广,较之一般僧诗,惠洪诗歌题材广泛,内容丰富,既有一般僧诗常见的谈禅论道、吟风弄月之作,也有一般诗僧很少涉足的咏史凭吊之作,更有表现其食色之性的“绮美不忘情之语”。总体来看,惠洪的诗歌体现出明显的豪迈之气;或者雄健,这主要见之于咏史凭吊之作中;或者狂放,这主要体现在相关的“酒”意象诗作中;或者旷逸,这主要体现在面对各种人生坎坷时的情感态度中。惠洪在散文创作上成绩也较为突出,或者记叙自己生平履历及交游,或者阐述自己的禅学见解以及僧史观,或者品评诗文书画表达文艺见解,或者记载禅僧事迹以及各类佛事活动,反映丛林风气。这些作品或者丰富了我国古代诗学,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;或者为后人研究宋代佛教发展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,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。

惠洪的文艺主张散见于《冷斋夜话》、《天厨禁脔》、《石门文字禅》等诸书中,其中既有转述他人言论,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说;既不无“自生妄见”,也不乏真知灼见。比如他提出的“游戏翰墨”的观点,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“游戏三昧”的文艺主张,为打通禅学与文艺学之门墙做出了贡献。又如从艺术构思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出发,提出了“妙观逸想”的主张,即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,自由驰骋,无所滞碍,精微玄远,出人意外。还有,对于诗歌表达基本原则的“含蓄”,惠洪也有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含蓄的表现形态可以分为“句含蓄”、“意含蓄”、“句意俱含蓄”等三种,在“含蓄”诗美概念的形成与定性过程中,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。



惠洪诗学著作《冷斋夜话》